

繪明史通俗演義圖

第二冊

第十一回 鄱陽湖友諒亡身

應天府吳王即位

却說陳友諒驍將張定邊正圍攻元璋。突被一箭射來。正中右額。這箭不是別人所射。乃是元璋部下的參政常遇春。當下射中定邊。駛舟進援。俞通海亦奮勇殺到。定邊身已負創。又見過春諸將陸續到來。沒奈何麾舟倒退。這江中水勢却也驟漲。把元璋的坐船湧起水面。來流鼓盪。自在游行。想是韓成應死此地不然大江之水何驟漲耶元璋趁勢殺出。復令俞通海廖永忠等飛舸追張定邊。定邊身受數十箭。幸尚不至殞命。輕舟走脫。時已日暮。元璋乃鳴鉦收軍。嚴申約束。並嘆道。劉先生未至。因罹此險。且喪我良將韓成。可悲可痛。當下召徐達入艙。並與語道。我恐張士誠襲我都城。所以留劉先生守着。目下強寇未退。勢應再戰。你快去掉換劉先生。請他星夜前來。為我決策。方免再誤。劉基未至從元璋口中做出以

省筆

徐達夤夜去訖。閱數日。基尚未至。友諒復聯舟迎戰。旌旗樓艦。遙望如山。元璋督

兵接仗。約半時。多半敗退。惱得元璋性起。立斬隊長十數人。尚是倒退不止。郭興進稟道。敵舟高大。我舟卑下。敵可俯擊。我須仰攻。勞逸不同。勝負自異。愚見以為欲破敵軍。仍非火攻不可。元璋道。前日亦用火攻。未見大勝。奈何。正說着。只見扁舟一葉。鼓浪前來。舟中坐着三人。除參謀劉基外。一個服着道裝。一個服着僧裝。道裝的戴着鐵冠。尚

與元璋會過一面。姓名叫作張中。別字景和。自號鐵冠道人。元璋在滁時。鐵冠道人曾

去進謁。說元璋龍瞳鳳目。有帝王相。實不可言。元璋尚似信。未信。後來步步得手。纔知

有驗。補敘鐵冠道人。免致遺珠。此時與劉基同來。想是有意贊助。只有一個僧裝的釋子。形容古峭。

服色離奇。素與元璋未識。至是與元璋晤着。方由劉基替他報名。叫作周顛。係建昌人。

氏向在西山古佛寺栖身。博通術數。能識未來事。劉基嘗奉若師友。因亦邀他偕行。不

周顛元璋大喜。忙問破敵的法兒。劉基道。主公且暫收兵。自有良策。元璋依言。便招兵返

旆。退走十里。方纔停泊。於是復議戰事。劉基也主張大攻。元璋道。徐達郭興等。統有是

說。奈敵船有數百號。那裏燒得淨盡。况縱火全仗風勢。江上風又不定。未必即能順手。

前次已試驗過了。說至此。鐵冠道人忽大笑起來。元璋驚問何因。鐵冠答道。真人出世。

神鬼效靈。怕不有順風相助麼。元璋道。何時有風。周顛挿入道。今日黃昏便有東北風。

此係測算所知。莫視他能呼風喚雨。元璋道。高人既知天象。究竟陳氏興亡如何。周顛仰天凝視。約半晌。

把手搖着道。上面沒他的坐位。元璋復道。我軍有無災禍。周顛道。紫微垣中。亦有黑氣。

相犯。但旁有解星。當可無慮。都為下文伏線。元璋道。既如此。即勞諸君定計。以便明日破敵。周

顛與鐵冠道人齊聲道。劉先生應變如神。儘足了事。某等雲游四方。修來修往。只能觀

賀大捷。不便參贊戎機。不愧高人。元璋知不可強。令他自由住宿。復顧劉基道。明日請先生

代為調遣。準備殺敵。劉基道主公提兵親征。應親自發令。為是基當隨侍。便了。元璋允諾。基復密語元璋道。如此如此。元璋益喜。遂令常遇春等進艙。囑授密計。教他一律預備。俟風出發。常遇春領命而去。轉瞬天晚。江面上忽刮起一陣大風。從震坎兩方作勢。陣陣吹向西南。友諒正率兵巡邏。遙見江中來了小舟七艘。滿載兵士。順風直進。料是敵軍入犯。忙令兵眾彎弓搭箭。接連射去。那知船上的來兵都是得了避箭訣。一個都射不倒。語趣反且愈駛愈近。此時知射箭無用。改令用礮逆刺。羣礮過去。都刺入敵兵心胸。不意敵兵仍然不動。待至抽礮轉鋒。那敵兵竟隨礮過來。仔細一看。乃是戴盔環甲的草人。大眾方在驚疑。忽敵船上拋過鐵鈎。搭住大船。艙板裏面的敢死軍。各墊着油漬的蘆葦。並硫黃火藥等物。紛紛向大船拋擲。霎時間烈焰騰空。大船上多被燃着。友諒急令兵士撲滅。怎奈風急火烈。四面燃燒。幾乎撲不勝撲。常遇春等又復殺到。弄得友諒心慌意亂。叫苦不迭。所授密計一抵發現惱動了友諒兩弟。一名友仁。一名友貴。帶領平章陳普畧等。冒火迎戰。友仁眇一目。素稱梟悍。普略綽號新開陳。也是一條膽壯力大的好漢。偏偏祝融肆虐。憑你甚麼大力。但教幾陣黑烟。已薰得人事不知。所以友仁友貴等。接戰未久。已陸續倒斃水中。友諒知不能敵。麾兵西遁。無如大船連鎖。轉掉不靈。等到斷纜分逃。焚死溺死殺死的。已不計其數。只元璋部將張志雄等。舟檣忽折。為敵所乘。竟

被圍住。志雄窘迫自刎。他將余袒陳弼徐公輔皆戰死。還有丁普郎一人。身受十餘創。頭已脫落。尚植立舟中。持刀作戰狀。及援兵四至。救出那舟。將士大半傷亡。只奪得屍骸。令他歸葬罷了。戰雖獲勝。尚傷亡多人。是之謂危事。友諒逃了一程。見敵舟已遠。頓時咬牙切齒。與諸將計議道。元璋狡獪。用火攻計。折我大軍無數。此仇如何得報。我見元璋坐船。檣是白色。明日出戰。但望見白檣。併力圍攻。殺了他方洩我恨。恐無此好日。部眾領命。到了翌晨。又鼓勇東來。只望白檣進攻。誰意前面列着的船檣。統成白色。辨不出甚麼分別。不叙元璋這邊得妙。頓時相顧驚愕。但已奉出戰命令。不好退回。只得上前奮鬪。元璋自然麾眾接戰。自辰至巳。相持不下。忽劉基躍起大呼道。主公快易坐船。元璋亦不遑細問。急依了基言。改乘他舟。基亦隨至。并用雙手虛揮。面作喜色道。難星過了。難星過了。言未已。但聞一聲礮響。已將原舟彈裂。元璋且驚且喜。復語劉基道。此後有無難星。基答道。難星已過。儘可放心。既寫劉基亦回應周顒語。於是元璋麾舟更進。時友諒高坐舵樓。正辨出元璋坐船。用礮擊碎。滿擬元璋必死。不想元璋又督兵殺來。很是驚駭。沒精打采的下舵樓去了。且說元璋部將廖永忠俞通海等。駕着六舟。深入敵中。舟為大艦所蔽。無從望見。好似陷沒一樣。俄頃見六舟將士。攀登敵舟。逢人便殺。見物即燒。那時元璋所有的將士。益覺勇氣百倍。呼聲震天。波濤立起。日為之暗。敵舟大亂。怎禁得元璋部下。殺一陣。燒一陣。

刀兵水火一齊俱到。害得進退無路。只好與鬼商量。隨他同去。最可笑的。舟高且長。操艚的人。不識前面好歹。兀自載了同舟敵國。吶喊狂搖。到了火熾。已是不及逃命。大舟之害如是友諒到此。狼狽已極。虧得張定邊拚命救護。纔得衝出重圍。退保鞋山。元璋率諸將追至嬰子口。因水面甚狹。不好輕進。便在口外寄泊。友諒亦不敢出戰。相持一日。元璋部將欲退師少休。請諸元璋。未得邀允。俞通海復入稟道。湖水漸淺。不如移師湖口。扼江上流。元璋因問諸劉基。基答道。俞將軍言之有理。主公且暫時移師。待至金木相犯的日時。方可再戰。乃下令移師。至左蠡駐紮。友諒亦出泊渚磯。兩下又相持三日。各無動靜。元璋乃遣使遺書友諒道。

公乘尾大不掉之舟。頓兵敵甲。與吾相持。以公平日之強暴。正當親決一死戰。何徐徐隨後。若聽吾指揮者。無乃非丈夫乎。唯公決之。盡情奚落令人難堪

使方發。忽報友諒左右二金吾將軍。率所部來降。元璋甚喜。接見後。慰勞備至。問明情由。乃是左金吾主戰。右金吾主退。俱不見從。兩人料友諒不能成事。因此來降。元璋道。友諒益孤危了。既而復有人來報。說是去使被拘。并將所獲將士。一律殺死。元璋道。他殺我將士。我偏歸他將士。看他如何。遂命悉出俘虜。盡行縱還。受傷的並給藥物。替他治療。此等處全是權術并下令道。此後如獲友諒軍。切勿殺他。一面又致書友諒道。

昨吾舟對泊渚磯。嘗遣使賁書。未見使回。公度量何淺淺哉。江淮英雄。惟吾與公耳。何乃自相吞併。公今戰亡。弟姪首將。又何怒焉。公之土地。吾已得之。縱力驅殘兵。來死城下。不可再得也。設使公僥倖逃還。亦宜却帝名。待真主。不然。喪家滅姓。悔之晚矣。丈夫謀天下。何有深讎。故不憚再告。朝諷愈妙

友諒得書。忿恚。仍不作答。只分兵往南昌。劫糧待食。偏又被朱文正焚殺一陣。連船都被他燬去。嗣是進退兩窮。元璋復命水陸結營。陸營結柵甚固。水營置火舟火筏。戒嚴以待。一連數日。突見友諒冒死出來。急忙迎頭痛擊。軍火並施。友諒逃命要緊。不能顧着兵士。連家眷都無心挈領。只帶着張定邊。乘着別舸。潛渡湖口。所有餘衆。且戰且逃。由元璋追奔數十里。自辰至酉。尚不肯捨。驀見張鐵冠自棹扁舟。唱歌而來。元璋呼道。張道人。你何閒暇至此。鐵冠笑道。友諒死了。怎麼不閒。怎麼不暇。元璋道。友諒並沒有死。你休妄言。鐵冠大笑道。你是皇帝。我是道人。我同你賭個頭顱。趣甚元璋亦笑道。且把你縛住。水濱慢慢兒的待着。彼此正在調侃。忽有降卒來奔。報稱友諒奔至涇江。復被涇江兵襲擊。為流矢所中。貫睛及顱。已斃命了。張鐵冠道。何如。言畢。划漿自去。身如閑鷗。真好自在。元璋又追捕敗衆。共獲得數千人。及一一查核。恰有一個美姝。及一個少年。問明姓氏。美姝係友諒妃閨氏。少年係友諒長子善兒。越日。復得降將陳榮。及降卒五萬餘名。查詢友諒死

耗果係確實已由張定邊載着屍身及友諒次子理奔歸武昌去了。友諒稱帝僅四年纔四十四。初起時父普才曾戒他道：你一捕魚兒，如何謀為大事？友諒不聽。及僭號稱帝，遣使迎父，父語使人道：兒不守故業，恐禍及所生，終不肯往。至是果敗。元璋方奏凱班師，至應天，語劉基道：我原不應有安豐之行，使友諒襲我建康，大事去了。今幸友諒已死，纔可無虞。

迴應前回且明友諒之失計

於是告廟飲至，歡讌數日。元璋亦高興得很，乘着酒

意，返入內寢，偶憶着閨氏美色，比眾不同，遂密令內侍召閨氏入室，另備酒肴，迫他侍飲。閨氏初不肯從，尋思身懷六甲，後日生男，或得復讎，沒奈何耐着性子，移步近前。元璋令他旁坐，歡飲三觥，但見閨氏兩頰生紅，雙眉舒黛，波瞳含水，雲鬢生光，不由的越瞧越愛，越愛越貪。

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驀然離座，把閨氏輕輕摟住，擁入龍床。閨氏也身不由己，半推半就，成就了一段風流佳話。

每納一婦必另備一種筆墨此為個人描寫身分故前後不同

後來生子名梓，恰

有一番特別情事。容至後文交代。次日復論功行賞，賜常遇春廖永忠俞通海等采田

餘賜金帛有差。只張中周顛二人不知去向，未能懸空加賞，只好留待他日。大眾休養

月餘，再率諸將親征陳理，到了武昌，分兵立柵，圍住四門。又於江中聯舟為寨，斷絕城

中出入。又分兵下漢陽德安州郡。未幾已值殘年。元璋還應天，留常遇春等圍攻武昌。

次年即為元至正二十四年。正月元日，因李善長徐達等屢表勸進，乃即吳王位。建百

司官屬行慶賀禮。以李善長為左相國。徐達為右相國。劉基為太史令。常遇春俞通海為平章政事。汪廣洋為右司郎中。張昶為左司都事。並諭文武百僚道。卿等為生民計。推我為王。現當立國初基。應先正紀綱。嚴明法律。元氏昏亂。威福下移。以致天下騷動。還望將相大臣。慎鑒覆轍。協力圖治。毋誤因循。李善長等頓首受命。轉瞬兼旬。武昌尚未聞報捷。乃復親往視師。這一次出征。有分教。

江漢肅清澄半壁。

荆楊混一下中原。

欲知武昌戰勝情形。且俟下回再表。

周顛仰天鐵冠大笑。劉基之手揮難星。王者所至。諸神效靈。似乎戰勝攻取。皆屬天事。無與人謀。吾謂友諒亦有自敗之道。江州失守。根本之重地已去。及奔至武昌。正宜斂兵蓄銳。徐圖再舉。乃迫不及待。孤注一擲。喪子弟。失愛妃。甚至身死人手。為天下笑。是可見國之興亡。實關人謀。不得如項羽之刎首烏江。自誣為非戰之罪也。閻氏一節。正史未載。而秘史獨有此事。諒非虛誣。治容誨淫。何怪元璋失道喪身。遑問妻孥。惟後文有潭王梓之叛。乃知色為禍根。大傾人國。小傾人城。如元璋之智。猶不免此。其他無論已。表而出之。以為後世戒云。

却說吳王元璋因武昌圍久未下遂親往視師既至武昌即相度形勢探得城東有高冠山聳出城表漢兵就此屯駐倚為屏蔽吳王審視畢

此後敘述元璋俱稱吳王

便語諸將道欲破

此城必奪此山那個敢率兵上去諸將面面相覷獨傅友德奮然道臣願往元璋大喜

便問需兵若干名友德道何用多人只得數百銳卒便可登山元璋令他自行簡選友

德揀得壯士五百人乘夜至山下一鼓齊登山守兵矢石疊下友德面中一矢鐵出

腦後脇下復中一矢仍然當先殺上郭興等見他奮勇也麾兵馳應立將守兵殺退佔

住此山自是俯瞰城中瞭如指掌城中守將陳英傑素稱驍桀見高冠山被佔氣憤的

了不得越日挨至二鼓竟鎚城出來混入吳營徑至中軍帳下吳王方坐胡床突然照

着便大呼道郭四快為我殺賊郭四即郭英小字是夕正輪着值帳聞着呼聲忙持鎗

奔入適與刺客照面手起鎗落將他刺死吳王即解所服紅錦袍披在郭英身上并拍

肩獎諭道卿係我的尉遲敬德賊謀雖狡難逃我虎將手中不怕他不為我滅了

元璋

高祖自比復以唐太宗自居是謂有志竟成

郭英拜受而出又越日探馬來報漢岳州守將張必先率潭岳

兵來援已到夜婆山了吳王道潑張到來宜用計勝他遂召常遇春入帳授以密計令

他速去遇春領命率兵徑往過了五日遇春已擒住張必先即來繳令元璋復命將必

先推至城下使諭守將道你等只靠一潑張今已為我擒還有何人可靠速即投誠免

致摩攔張定邊立在城上。呼必先道。你如何被他擒住。必先道不必說了。漢數已終。兄亦應速降。為是定邊至此。也瞠目不能答。自下城樓去了。原來必先善禦。以驍捷聞。綽號叫作潑張。此次被遇。春用了埋伏計。把他擒住。因此守城諸將。為之奪氣。連膽力兼全的張定邊。也不覺慳喪異常。吳王知城中膽落。乃遣降將羅復仁入城諭降。且語復仁道。你去傳諭陳理。教他即日來降。不失富貴。復仁頓首道。主上仁德。使陳氏遺孤得保首領。尚有何言。臣前事陳氏。舊王氣誼。不敢竟忘。今得主上推恩。使臣不致食言。臣死亦無恨了。吳王道。我決不欺你。復仁乃去。越半日。返報陳理願降。吳王乃大開軍門。行受降禮。陳理銜壁肉袒。率張定邊等趨入。俯伏座前。理尚年幼。戰栗不敢仰視。吳王不禁憐惜。親自扶起。并婉諭道。我不爾罪。休要驚慌。言已。又命理入城。勸慰父母。所有府中儲蓄。令他自取。一切官僚。俱命挈眷自行。城中百姓饑荒。運米給賑。闔城大悅。納

了一個關氏未免失德

漢沔荆岳諸郡

皆望風歸降。遂立湖廣行中書省。令參政楊璟居守。帶了

陳理還歸應天。封他為歸德侯。

陳理還算造化

會江西行省。齎獻友諒鏤金牀。吳王道。這便是

蜀孟昶的七寶溺器。留他何用。

仍隱以唐太宗自比

立命毀訖。

為關氏計恐有遺憾

一面命在鄴陽湖康郎

山及南昌府兩處。各建陣亡諸將士祠。算是褒忠報功的至意。

一將功成萬骨枯

陳氏既平。乃

改圖張氏。張士誠聞吳王西征。乘間略地。南至紹興。北至通泰。高郵淮安濠泗。又東北

至濟寧。幅員漸廣。日益驕恣。令羣下歌頌功德。并向元廷邀封王爵。元廷不許。士誠遂

自稱吳王。同時有兩個吳王。恰也奇異。治府第。置官屬。以弟士信為左丞相。女夫潘元紹為參謀。一

切政事。俱由他二人作主。士信荒淫無狀。鎮日裏戲逐擣捕。姦掠婦女。諸客歌妓。充滿

左右。有王敬夫。葉德新。蔡彥夫三人。充做篋片。最邀信任。軍中有十七字歌謠道。丞相

做事業。專用王蔡葉。一朝西風起。乾癟。好歌吳王元璋乘這機會。遣徐達常遇春等略

取淮東。大軍所至。勢如破竹。下泰州。圍高郵。士誠恰也刁猾。潛遣舟師數百艘。溯流侵

江陰。守將吳良。吳楨。嚴陣待着。正擬與士誠兵接仗。却值吳王元璋親自來援。一番夾

擊。大敗士誠舟師。獲士卒二千人。徐達等聞江陰得勝。努力攻城。守兵潰去。即將高郵

佔住。轉攻淮安。士誠將徐義。率舟師援應。被徐達夜出奇兵。掩殺一陣。奪了戰船百餘

艘。徐義連忙逃走。還算保全性命。淮安守將梅思祖。見機出降。并獻所部四州。統是一班飯桶。

徐達復還攻興化。也是一鼓而下。淮東悉平。先是士誠曾遣將李濟。襲據濠州。想是從元璋處

學來。元璋攻他高郵。他也遣據濠州。至是吳王元璋命韓政。顧時等進攻。城中拒守甚堅。經政等鼓勵士

卒。用着雲梯砲石。四面並攻。毀壞無數城堞。李濟知不可支。開城迎降。吳王元璋聞濠

州已下。乃率濠籍屬將。還鄉省墓。置守塚二十家。賜故人汪文。劉英。粟帛。并招集父老。

置酒歡宴。興半酣。語父老道。我去鄉日久。艱難百戰。乃得歸省墳墓。與父老子弟重復

相見。今若不得久留。與父老暢飲盡歡。所願我父老勤率子弟。孝弟力田。蔚成善俗。一

鄉安。我也得安了。父老皆歡聲稱謝。吳王臨行。復令有司除免濠州租賦。力效漢高還至應

天。又命徐達為大將軍。常遇春為副將軍。率師二十萬討張士誠。并下令軍中道。此行

毋妄殺。毋亂掠。毋發邱壟。毋燬廬舍。毋毀損士誠母墓。達令有刑。軍律固應如此。然一亦無非籠絡人心。

面召徐達常遇春入內。密問道。爾等此行。先攻何處。遇春道。逐梟必毀巢。去鼠必薰穴。

此行當直搗平江。平江得破。餘郡可不勞而下。吳王道。你錯想了。士誠起自鹽販。與張

天麒潘原明等。強梗相同。倚為手足。士誠窮蹙。天麒等恐與俱死。必併力相救。天麒出

湖州。原明出杭州。援兵四合。如何取勝。今宜先攻湖州。剪他羽翼。然後移兵平江。不患不

勝。又密語徐達道。前日士誠部將熊天瑞來降。看他來意。非出本心。將軍勿洩吾謀。只令

天瑞從行。但云直搗平江。他必叛歸張氏。先去通知。如此。便墮我計中了。達與遇春俱

受命去訖。吳王又檄李文忠趨杭州。華雲龍向嘉興。同時發兵。牽掣敵勢。文忠雲龍等

自然依令而行。分兵三路。且說徐達常遇春率二十萬衆。自太湖趨湖州。沿途遇着敵將。無

戰不勝。擒住尹義陳旺石清汪海等人。張士信駐守昆山。聞風遁去。徐達查閱將士。不

折一人。只少了一個熊天瑞。想是叛歸士誠去了。果如元璋所言。當下乘機前進。直至湖州三

里橋。張天麒受士誠封職。官右丞。駐兵湖州。聞徐達來攻。忙率偏將黃寶陶子寶等。分

道迎戰。黃寶出南路。適與常遇春相值。一戰便走。

真不戰。

遇春追至城下。黃寶不及入城。

回馬再戰。被遇春手到擒來。天麒子寶得黃寶被擒消息。頓時氣餒。不戰自退。

天麒也。是如也。

吳王所言未免太看重他了。

徐達進兵圍城。守兵各無鬪志。相率驚惶。會得援將李伯昇。由荻港潛

入城中。人心稍定。探馬報知徐達。達乃分派將士。環布四面。嚴截援軍。忽又聞士誠將

呂珍朱暹。及五太子等。率兵六萬。已到城東了。達語遇春道。呂珍朱暹。都稱驍悍。還有

甚麼五太子。聞係士誠養兒。短小精悍。能平地躍起丈餘。今率重兵來援。須小心防戰。

方好哩。遇春道。公圍城。某截援師。相機進戰。定可無虞。達許諾。遂分兵十萬。給遇春調

遣。遇春率兵至姑嫂橋。建築十壘。分守要隘。呂珍等不敢近城。只在城東舊館。設立五

寨。與遇春相持。遇春也不與交鋒。唯留意截他餉道。會探得士誠女潘元紹。運糧至

烏鎮。遂發兵夜襲。一陣擊退。尋復聞士誠遣將徐志堅。領舟師來襲姑嫂橋。屯兵。復令勇

士埋伏橋邊。乘他初至。突出邀擊。老天也有意相助。風狂雨驟。日暗天昏。害得徐志堅

進退無路。竟被諸勇士生擒去。還有冒失鬼徐義。奉士誠命。前來探聽舊館戰事。也

遭截住。虧得士誠遣了赤龍船親兵。前來援義。義始得脫。遇春急遣王銘等。載着火具。

往燬赤龍船。船中不及防備。受着烈火。霎時俱盡。徐義等遁去。那時五太子屯兵舊館。

因各軍敗潰。忿不可遏。竟收集舟師。來擊遇春營。遇春出營接仗。見五太子麾下齊唱。

軍歌譁噪而至。真是人人奮勇，個個爭先。兩下裏廝殺起來，似乎過春一邊稍遜一籌。險些兒被他擊却。巧值薛顯鼓舟而至，順風縱火，把五太子的兵船又燒得烏焦巴弓。於是五太子也有力難施，只好逃還舊館。與呂珍、朱暹等商議一個善全的法兒。呂珍、朱暹彼此相顧，支吾了好一歇，只想了一條納款輸誠的計策。確是好計五太子也顧不得甚麼，便與呂珍、朱暹出降。遇春軍前，跳不出圍子去了遇春即馳報徐達。達令呂珍等至城下，招呼李伯昇、張天麒等出降。伯昇、天麒沒奈何，齎送降書，迎徐達入城。湖州遂下。士誠聞湖州被陷，甚是驚慌。不料杭州嘉興又迭來警信。平章潘原明以杭州降李、文忠，同僉宋興以嘉興降華雲龍。兩路用虛寫不由的魂飛天外，連身子都發顫起來。嗣聞吳江又復失陷，參政李福、知州楊彝統已降敵，乃亟遣部將竇義等出城扼守。誰知竇義等毫不中用，到了城南鮎魚口，戰不數合，就敗了回來。喪失戰船千餘艘，士誠滿懷憂懼。又越二日，城外炮聲隆隆，鼓聲淵淵，知是敵軍殺到。忙調兵登陴，飭令固守。翌晨，恰自己巡城，一登城樓，俯視四面八方，統豎着敵軍旗幟，封門駐着徐達軍，虎邱駐着常遇春軍，婁門駐着郭興軍，胥門駐着華雲龍軍，閶門駐着湯和軍，盤門駐着王弼軍，西門駐着張溫軍，北門駐着康茂才軍。東北駐着耿炳文軍，西南駐着仇成軍，西北駐着何文輝軍。殺氣騰騰，幾無餘隙。聞者至此亦為膽落弄得這位張大王心煩意亂，不知所為。下城後，只

命一班勇勝軍。加意防守。勇勝軍統是劇盜出身。每遇戰鬪。慍悍異常。士誠格外寵遇。統賞他銀鎧錦衣。并賜他美號。叫作十條龍。這十條龍恰是不弱。受命禦敵。無不効死。因此徐達等晝夜環攻。不能得手。另遣俞通海帶了偏師。往畧太倉崑山。崇明嘉定諸州縣。次第平定。還軍繳令。見平江仍屹峙如故。不覺怒氣填膺。當先撲城。誰知城上矢石。煞是利害。攻了一時。身中數矢。痛甚乃還。徐達看他病劇。送回應天。數日而亡。吳王元璋未免悲慟。且因平江圍久未下。貽書士誠。許以實融錢。做故事。士誠不報。光陰易過。又是數月。士誠焦灼得很。竟遣徐義潘元紹等。率勇勝軍潛出西門。繞至虎邱。往襲常遇春營。遇春先已偵知。馳至盤門。與王弼聯軍截住。兩軍相會。你衝我突。良久未決。士誠復親督銳師出援。來勢甚猛。遇春麾下楊國興戰死。餘衆稍却。遇春拊王弼背道。君係著名猛將。能為我奮勇殺敵否。王弼應聲出馬。揮着雙刀。大呼入敵陣。敵衆不覺辟易。遇春復乘勢掩殺。竟將士誠部衆逼至沙盆潭。士誠連人帶馬墮入潭中。幾乎溺死。十條龍統下水相救。及士誠登岸。十條龍已死了九條。想是龍王之使。故一律招去。士誠肩輿還城。檢點殘兵。傷亡無數。竟捶胸痛哭起來。有何益處。忽有一客求見。願陳至計。士誠召入道。你有什么言。客答道。公可知天數麼。從前項羽暗鳴叱咤。百戰百勝。終為漢高所敗。自刎烏江。天數難逃。可為前鑒。公以十八人入高郵。擊退元兵百萬。東據三吳。有地千里。南

面稱孤不亞項羽。若能愛民恤士，信賞必罰，天下不難平定。何至窮困若此？士誠道足

下，前日不言。今日已不及了。客復道：前日公門如海，子弟親戚，壅蔽聰明，敗一軍不知

失一地不聞。內外將帥，美衣玉食，歌兒舞女，日夕酣飲，那裏防有今日？就使叩門入諫，

公亦不願與聞。侃侃而談，確中隱害。士誠喟然道：事成既往，尚有何說？客復道：鄙見却有一策，未

知公肯從否？士誠道：除死無大難，果有良策，亦不妨相告。客又道：公試自思，比陳友諒

何如？友諒且兵敗身喪，可知天命所在，人力難爭。今公恃湖州、湖州失了，恃嘉興、嘉興

失了，恃杭州、杭州又失了，今獨守此地，誓以死拒，徒死何益？不如早從天命，自求多福。

況應天已有書至，曾許公以寶融錢俶故事，公即去王號，尚不失為萬戶侯，何得何失？

願公早自為計。雖為說客，語亦甚是。士誠沈吟良久，道：足下且退，容我熟圖。客乃退去，看官道：此

客為誰？乃是李伯昇遣來的說士。士誠躊躇達旦，決計不降，乃復率兵突出胥門，復被

常遇春殺退。張士信督兵守城，又被飛礮擊中頭顱，立時身死。獨熊天瑞死力抵禦，因

城中木石俱盡，甚至拆毀祠宇民居，作為礮料。連番擊射，徐達令軍中架木如屋，伏兵

攻城，矢石不得傷。接連又是數日，方纔攻破對門。常遇春亦攻破閭門，新寨蟻附而進。

守將唐傑、周仁、徐義、潘元紹等抵敵不住，先後迎降。士誠尚收集餘兵二、三萬，至萬壽

寺東街督戰。那時大勢已去，不到片時，已是紛紛潰散。士誠忙逃歸內城。徐達等復乘